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九十二回 扮醫生有心除毒 救病漢無意逢親

素臣走了幾步，想起宵光珠來，丟下火把，取出宵光，因有穿的現成線兒，就把來結在巾上；故此照耀如同白日。素臣身隱珠下，羊化等不能望見，故此吃驚。兩人定睛細看，才見圓燦燦一團白光往前滾走，想起峒元之言，果是不錯。兩人驚疑一會，直至望不見白光，方始回去。素臣雖是問明路數，卻走不數十里，轉折太多，竟不清楚起來。暗想：若走差了，反要耽擱，不如等天明瞭再走。因見東方月已推出，便把宵光收起，坐在一棵大樹下打盹。坐了一會，聽見有人說話，張眼看時，見有兩人挑著大筐而來，到了樹下，也歇擔而坐，問素臣何往。素臣道：「要到榆莢峒去。」兩人道：「我們是回葵花峒的，卻要從榆莢峒經過，不如結伴同行，一路講講說說，更趕得路出。」素臣大喜，問其姓名，擔內甚貨。年長的道：「我姓尹名德進，這是我兄弟尹德通，擔內是買的幾隻鍋子。」素臣更喜，因自道：「江南醫生吳玉函。」德進道：「醫生是峒裡極行的。」素臣問二人貴處，德進道：「我們是本省土著，祖父有幾代在峒裡做生意，就住在峒裡了。」講說一會，大家起身，走到天亮，才走得一二里。一路打尖宿店，素臣賠幾個錢，添買些酒菜，把兩人都喜歡了。

次日早起，德進道：「今日過關，你雖沒貨物，也要給他一錢銀子，他看也不看，就放你過去；若少了些，他就搜查得你不耐煩。我們這鍋是禁物，定要出三錢銀；不然，他就說要報官，不怕你不送給他！」素臣聽說，忙稱好一錢銀子。走了一二十里，已經到關，兵役要來開箱，素臣遞那包兒過去。兵役開看，是十足紋銀，口便拉開；把戥子一約，又直豁起來，不覺大喜道：「你這先生定是發財的人！請喝碗涼茶去。」素臣辭謝。兵役道：「也罷，趁著早涼好趕道兒，發了財轉來，留你吃茶罷。」德進弟兄是相熟的，接過銀子稱了一稱道：「你們慣是促恰的，銀子又潮，戥兒又不足；你只學這位先生，大人大量，就包管你大發財哩！」素臣暗付：銀錢之妙如此！過了關去，走了四五十里，就是榆莢峒。德進道：「我們要分手了，這便是榆莢峒，你投往那家去，改日好來看你。」素臣道：「我是頭次進峒，只要行得通去，原不揀定那一峒。」德進道：「自這峒過去，還有四峒，都是小所在，賺不出錢來的；直到我們住的葵花峒，方是有名目的大峒，最行這一道的。一路承你盛情，沒有補得，不如先到我們峒裡，發起利市，夜晚就宿在我家。我們峒裡，又沒峒主，只有四大戶管事，不捉公稅，不點峒卯，自在得許多！」素臣聽說沒有峒主，心便肯了一半；暗付：這兩人名姓，巧合著引線；且在他家落腳，熟習些規矩，再往前去不遲。因道：「我此番初出來，只圖主顧，不索謝意。」德進笑道：「若沒謝意，不把盤纏飯食都白賠了！只要不甚計論，醫得好病，就叫得動人！」素臣隨與二人說定，竟望葵花峒而來。經過了桃花峒、葡萄峒、椿樹峒、回頭峒，才到了葵花峒。素臣看那形勢，自榆莢一帶，俱是散局；到回頭峒，才有收束；一進這葵花峒，山勢層層包裹，中間開著羊腸一線。暗付：若此地設兵置伏，真有一夫當關之勢！便定了主意，要在此處得一個把柄。進了峒去，德進把素臣引到一個鍋鋪裡來。鋪裡走出一個三十歲上下、半村半俏女人，來接挑德進之擔。裡面又跑出一個二十多歲、白白淨淨的女人，接挑德通之擔。德進便接著素臣擔子，挑進店中。德通便吩咐：「快些燒水出來，揩拭身上，再取涼茶來喝。」德進便向那兩個女人道：「這是蘇州先生，醫道極通的。一路承他盛情，故此接他來家。你們都來見了禮，以後要茶要水，須要留心！」因向素臣道：「這是拙妻巴氏，這是弟婦丙氏。」素臣聽著，更是喜歡，巴氏、丙氏忙走向前，來拉素臣雙手；素臣嚇得倒退。巴氏們登時變臉，都不快活。德進道：「這位客人是極和氣，極四海的；初次進峒，不懂我們峒裡的規矩，你們休錯怪了他！」因向素臣道：「我們峒裡規矩，不比外邊，我家還是民戶，只與客人們拉手搭肩，親熱不過，才捧捧臉兒。若是峒種，親熱起來，還要抱著腰兒，把嘴■著你的臉兒，不特不好退縮，都要照樣回禮。若不回禮，就是嫌著他醜，疑心他不正氣，怕污那了你了，他肯受嗎？」

素臣唯唯。德通便去擺設鍋子，德進便挑著藥箱，把素臣領進一間側房，安有現成床鋪。巴氏提進一桶水，一個腳盆，素臣只得裝著笑臉，忙用手去接過。巴氏道：「客人這會子就在行了！若是呆呆的板發了面孔，誰來奉承你呢！」

素臣暗自嗟歎。關上房門，洗完了澡，把水掇出倒掉，將盆桶都放在房外。丙氏送進一壺茶來，素臣連忙去接，也是笑臉相迎。丙氏歡天喜地，向巴氏道：「畢竟是蘇州人，一說就轉的！」素臣揀出幾朵絨花、幾匣杭粉、兩幅灑繡、兩條汗巾，分作兩分，送與巴氏、丙氏，喜得兩人屁都要笑將出來。卻假作推辭道：「先生才到，我們還沒接風，怎好受你這厚禮？」德進弟兄也趕來辭謝。素臣道：「住在尊府，全憑奶奶們照看；些微土儀，若不肯受，便是嫌輕了！」

四人謝了又謝，收將進去。累這兩個婦人，翻來覆去，看一個不耐煩。德進在窗外喊道：「客人到了家，該燒鍋做飯，怎躲在屋裡不出來了？我已宰下一隻雞，好好的煮起來，罐子裡雞蛋，拿出幾個同煮，我買豆芽子、粉條兒去了。」巴氏道：「我們真沒正經，快些去收拾罷，不要餓壞了先生！」丙氏道：「本等他這絨花灑繡，真像活的一般，只顧貪看，就忘了正事！大姆，你去燒火，我拿米去淘也。」素臣吃飯之後，掛著掛招，街坊上都知道尹家到了一位江南醫生。德進兄弟復沒口子的說：「這吳先生是個名醫，前峒的人都說他是吳半仙哩！」

次日，素臣起身，剛梳洗過，見一人慌張而來，向德通耳語。

德通道：「既是死馬當活馬醫，且和吳先生說一聲看。」那人便問素臣說知來意，卻是他妻子生產，血暈而死，請素臣一視，看有救無救。素臣問其姓名住址，卻住在斜對門，姓遲，名一佛。素臣整頓衣冠，一佛便背著藥箱，德進兄弟都跟著過去。進房看時，見床上躺臥一人，已將白紙蓋面，地下焚化著紙灰。德進兄弟滿臉失色，怕素臣埋怨，青龍頭上討這般利市。素臣卻毫不為意，揭開蓋紙，看清面色，將手在死人心口摸了一摸，將兩手把脈按了一按，問：「可有醋炭？」一佛忙答道：「有。」素臣令多潑醋炭，在地上捧起一把紙灰，說：「把童便調服，便可得生。」德進兄弟及擠在房裡多人，都不肯信。裡邊卻已燒出火炭，並一大碗醋，素臣接過，分幾次潑入炭裡，登時醋氣迷漫。一佛取到童便，調好紙灰，灌下不多一會，喉中■的一聲，腹內響動，流出許多血水，眼便睜開，說一聲：「我要湯吃。」喜得一佛涕淚俱下。滿房人都嚇呆了，說：「這先生哪裡是半仙，竟是活跳的仙人哩！」素臣令一佛：「再取童便與服，今日且莫與飲食，但以童便灌之，明日便可與稀粥調養矣。」自此一症傳揚開去，求醫者絡繹不絕。素臣醫理本精，手到病除，便把一峒之人，俱行叫應，不特平等人家，連四大戶家苗丁僕婦，凡有疾病，亦俱延請醫治，真個其門如市。一日，醫病而回，走至一家門首，一個女人看見素臣，呆一呆，便待縮身進去。怎苗峒中有此等骨相女人？因走一步問：「府上尊姓？因何見了醫生，似有驚苦之意？」

那女人拭著眼淚，說道：「家裡現有病人，因見招牌，知道先生是不索謝意的，卻連購藥的錢也沒有，故此悲淚。」素臣道：「依奶奶這般說，難道坐視不救？若果可治，這藥錢在醫生身上，等病人好了還我就是。」那女人道：「是我丈夫患病，像鬼迷的，總不言語，又不進湯水，有五七日了。先生若肯除藥，就請進去一看。」

素臣跟那女人進房，只見壁上掛著一張彈弓，一桿火槍；暗付：不是兵丁，定是獵戶。因放下藥箱，走到床前，看那漢子，直挺挺的睡在床上，兩眼直視，知是中惡著邪。因在身邊掏出銀瓶，討了香爐火種，下了帳子，撥些安息，在爐燒將起來。素臣坐在帳中，看那眼睛漸漸有些活動；不一會，打起嚏來，一連幾個噴嚏；下面連珠的放出臭屁，若沒有香氣解著，就不可當。停了一會，屁才住響，忽的噁著口氣，喊一聲：「悶死我也！」素臣大喜。帳外女人謝天謝地的歡喜。那漢看著素臣問道：「這位可是郎中先生？」床下女人答應道：「你過去五六日了，沒一個錢，請人醫治。今日青天裡掉下這位先生，說是肯除藥，誰知就救了你的性命！」那漢道：「先生尊姓？」素臣道：「你且不要說話，養一養神。這香是返魂香，你這病已大半去了，我替你添上些香，明日來下一帖藥，包管三兩日內，就可起床。」因又撥些香在爐內，走出帳來，把香瓶收放袋內。順手帶出五兩一錠銀子，挑起擔子要走。那女人道：「多謝先生救命，要燒一杯茶也不能夠，怎麼好呢？」素臣道：「不必。」一面往外走，一面把袖子一灑，落出

銀錠，連忙出門，如飛而去。女人看著素臣袖中落下甚物，拾起看時，卻是一錠銀子，慌忙出來喊叫。素臣只做不聽見，洋洋的走掉了。

素臣夜中想起：那女人說沒錢贖藥，連茶也不能燒，那光景也像餓了兩日的，話都說不響，卻能財上分明，拾銀還主；比著這裡妯娌兩個貪財心性，真天淵之隔了！那漢子相貌，先是變了色的，後來又被香煙蒙著，看不仔細，骨格卻甚聳秀；這等人很該周濟他。他若不肯動我原銀，女人固要餓壞，男人病退，沒有粥飯調養，如何得好？次日起來，在箱內撮一劑安神定魄的藥，糴了五升米，買了一捆竹條木片，急急的趕到那裡。那女人因喊素臣不轉，與丈夫說知，那漢道：「他說明日還來，交明他便了。」於是素臣一到，女人就把銀子送還，素臣因便收起。把藥放在桌上，取出柴米並身邊穿好的三百錢，說道：「病人好起來，全靠粥飯調養。昨日奶奶說沒錢購藥，想來柴米也不便的了；故此代買柴米，先應一應用。」女人道：「雖感激先生盛情，卻沒有這道理，待我向丈夫說知，憑他主意便了。」於是領著素臣進房，述與那漢知道。那漢掙坐在床，說道：「恩人，我與你並無一面，如何既救我命，又贈我柴米錢文？不瞞恩人說，房下已兩三日斷了飲食，只得叨領，以圖後報！」那女人見丈夫受了，方謝了一聲，把桌上之藥及柴米錢文收進，忙忙的打水燒鍋去了。素臣坐在床沿，一手診脈，一眼看他相貌，骨格雖然岸異，眉目卻甚靈秀，像是在那裡見過，卻想不起來。診完了脈，說道：「吾兄病已去矣，把現贖之藥吃下，安一安神，以後便只須飲食調理，就可霍然矣！」那漢低頭致謝，因各問姓名籍貫。素臣說是吳江吳玉函，那漢說是豐城沈雲北。素臣忽然想起，問：「沈兄因何事挈眷至此？」那漢道：「小可祖父原是儒家，幼年誤傷人命，流配思恩為民。因南昌縣頓長公，也是為著屈事流配至廣，將女兒招我為婿，輾轉遷移，來到此峒。」素臣急問：沈兄乳名可是輪哥？可有一妹乳名靈姐？雲北失驚道：「恩人怎知道我兄妹的乳名？」素臣大喜道：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！令妹賣入未府，取名素娥，乃我第二房之妾。去歲出門時，才說出兩人乳名，托我留心訪你，不想得遇於此苗峒之中，真奇逢也！」因把自己真名姓、履歷，及在未家養病得娶素娥之事說知。雲北喜得鼻涕眼淚，一齊都出，忙叫頓氏出來拜見，說：「這就是平日常和你說的文忠臣老爺，就是你姑娘的夫主，可不快活死人也！」頓氏問知備細，喜透天門，手抱胸膛，連福四福。素臣作揖相還。復問雲北作何生理，因何得病，雲北道：「小人靠著些膂力，打獵為生。誰知初九日一早，進後山去打鹿，一槍發去，鹿便繞樹逃去，卻打著了一棵神樹，登時惡發，急跑到家，躺上床去，就不省人事。若不遇文爺，此命休矣！且請問文爺，因何事扮著醫生，來到此峒？」素臣把要剷除岑■，親往赤身峒之事，述了一遍。雲北蹙額道：「毒蟒大王凶狠無比，文爺若進他峒去，如飛蛾投火，豈不枉送性命！況那峒中暑熱非常，不至九月，亦斷不可去。」頓氏托茶出來，素臣一面吃茶，一面把自己頗有膂力，及得寶珠不怕暑熱之事說知。雲北道：「怪道這樣暑天，穿著幾層衣服，沒一點汗兒！如今現寓何處？可快搬來，暢敘幾日，再作計較。」素臣道：「你神氣未復，說話太多了！等煎上藥來吃下，閉一閉眼。我去取了行李就來。」

當即趕回鍋店，向德進等說知緣故。德進等夫妻如失去父母一般，難捨難分。巴氏、丙氏拉手苦留。素臣在袖內取出那錠銀子，遞與德進道：「在府打攪，這銀聊作飯食之費。去是定要去的，已經許了舍親，失不得信。」德進道：「即是必要搬去，也不好強留。這銀卻斷不敢受，有幾日工夫，要這許多飯銀！」素臣道：「兄若不受，就留下與兩位奶奶買果子吃罷。」德進情知留不住，又捨不得這錠大銀，因轉遞與巴氏道：「既是先生賞給你們，不好替你們推辭，快些磕頭罷。」巴氏、丙氏真個磕頭不迭，哭泣不止。素臣道：「蒙兩位如此錯愛，我雖搬去，日常必來看望，不必傷感。」巴氏、丙氏俱道：「先生務必常來，倘那裡住得不慣，千萬仍到我家，自必加倍用心伏侍。」素臣隨口應諾。捆好鋪陳，德進揹起道：「我送先生去，認得了門戶，好來看望。」巴氏送上涼茶，丙氏又遞上檳榔，兩人眼淚汪汪，望不見了素臣才進去。

素臣走到雲北門首，接過鋪蓋，讓德進先走，說：「就是這家。」

德進喊了一聲道：「先生，不是得罪你令親！這是出名的沈呆鳥，夫妻一對呆，如何投奔他起來？還是到我家去，便宜多哩？」素臣道：「是親眷，也論不得了！」德進道：「我不送你進去了，怕受他的冷淡！先生若住不慣，千萬到我家來。」再四叮囑而去。素臣提著鋪蓋進來，頓氏忙出相叫，候素臣放在地下，方提向裡邊去。素臣暗付：這才是做婦女的道理，反以為呆；真所謂狂者以不狂為狂也！跨進房去，雲北大喜，相叫道：「方才說半日話，卻忘了要緊的，府上太老爺、老太太在堂？有幾位側室？舍妹可相安？曾否生有男女？」頓氏也來探聽。素臣把父亡母在，素娥上得母妻歡心，下與兩妾和好，已生一子名鵬述知。夫妻二人聽了，更是歡喜。頓氏道：「我丈夫時常想起姑娘，便出眼淚，說同胞只兩個人，卻天南地北，音信不通。那知得嫁文爺，是天下聞名的忠臣，又救了他哥子的性命！」雲北道：「房下不知文爺搬來，煮了一鍋粥，怎好褻瀆？屈文爺去買斤麵來，搗些蒜泥，冷拌著吃罷。」素臣道：「有一年多沒吃粥，正想著他哩。我去買點子小菜來就是。」因走到灶下，取了傢伙。看自己的鋪陳，已鋪好在側邊一間房裡，地下掃得乾乾淨淨。暗付：如此女人，有何呆處？出外買了醬姜瓜蒜回來，頓氏做好小菜，撥出稀飯，素臣便一碗一碗啣吃。頓氏就在床後竹篷外吃粥。兩邊吃粥的聲響，甚是鬧熱，把雲北聽動了火，問頓氏討吃。頓氏道：「你病才退，剛吃了藥，只怕使不得！」素臣道：「沈兄自量肚裡覺餓，聞得粥香，便可少吃，只不要吃飽。」雲北道：「肚裡也覺餓，鼻裡也聞得粥香；再聽著你兩人一前一後，吃那粥的響聲熱鬧不過，竟似有饞蟲，要鑽出喉管來哩！」素臣喜道：「此胃氣大開之故也。大嫂快些舀粥他吃。」頓氏聽說吃得粥，歡喜非常，忙舀一碗，遞給雲北。雲北吃一口，贊一口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怎今日這粥異樣好吃？」素臣也極口稱贊。頓氏道：「文爺說一年沒吃著粥，奴是三日不進湯水，丈夫是七日不吃東西，故把粥都覺得好吃了；其實與平時的粥一樣，沒甚奇怪哩。」素臣大笑而起，走上街去，糴了一石米，領了幾擔木柴，換了幾千文錢，買了些飯菜油鹽醬醋之類，一陣風挑回家來。弄得頓氏沒了主意，第一是沒傢伙貯這一石米；只得把一個澡盆，湊著那盛米的一個破桶，裝不盡的，連鉢頭面盆都盛起來，才裝盡了那一石之米。雲北道：「叨在至親，也謝不得許多，總俟起床，多磕幾個頭罷。」

如此兩日，雲北病已痊癒，與頓氏打算，要替素臣接風。一早起身，買下魚肉雞腐等物，候素臣梳洗過了，夫婦二人入房叩謝，素臣拉扯不及，同拜起來。雲北道：「方才到伙計家去，要回他些野味，說後山出了神虎，幾日不敢去打獵。小人病後無力，文爺說膂力過人，若能打得殺虎，不特得了虎皮、虎骨，虎肉醃起來，可當糧飯，又與民除了一害，小人們衣食飯碗，也不至斷絕。」素臣道：「若只一兩隻猛虎，還不在心上，今日就領我去，替你拿來。」雲北大喜道：「路遠些，明日起早，飽餐而去罷。」頓氏手忙腳亂，收拾起來，讓素臣上坐，雲北側陪，醉飽而罷。次日，素臣一早梳洗，不見雲北提起殺虎之事，走到灶下，又不見煮飯，心裡疑惑，只得開口道：「昨日沈兄約去殺虎，怎不早些煮飯？」雲北道：「昨日一時高興說了出來，後便懊悔，想文父既是秀才出身，即有膂力，也是有限的，怎見得猛虎的面？又被妻子埋冤，說蒙文爺救了性命，贈送銀錢，我們並沒報答，怎反弄這件險事來做孝敬？倘有一長兩短，不特恩將仇報，叫姑娘一世倚靠何人！小的聽他那一番話，兜頭如被冷水直淋，把昨日的火性都消滅了！」素臣笑道：「你休小覷了秀才！我從實告訴你罷！」因把生平之事，略說幾件，問可見得虎面。

雲北嚇得目定口呆。頓氏道：「這是文爺和你說頑話，天下哪有這等人，不成了四大金剛、哪吒三太子嗎？」素臣笑問雲北：「有若干膂力？」雲北道：「小人約摸有三五百斤笨力。」素臣道：「你試把我這臂膊屈一屈，看可屈得轉；把我這腳扳一扳，看可扳得開？」雲北呆看素臣，說道：「真是金剛嗎？還是和我說著頑話？」因用力來屈素臣之臂，把吃奶的力氣都使盡了，休想動得分毫！頓氏著急道：「快歇了手罷，看你頸裡的紅筋根根扛起，你病才好，倘若反覆起來，怎麼處呢？」雲北方始信服。忙叫頓氏煮飯，兩人吃飽，同奔後山，登高下低，走有一二十里。忽然一陣旋風，滿山樹木，就如草繩一般，著地亂舞，撲著鼻孔，那一股腥氣，直透腦門。回頭看時，雲北已倒在地，火槍丟棄一邊，山頭上一隻猛虎，直奔下來。素臣仍往前進，堪堪至近，拔出寶刀，大喝一聲，一刀斫下。忽見那虎披著一頭黑髮，宛如白家閣上夢中所見，心裡一驚，刀便凝住，那虎被喝，已掣轉身，得脫刀鋒，便如騰雲駕霧一般，飛逃而去。素臣眼看那虎跳過幾十重山岡，約摸有數十里光景，望不見蹤影，方才回步。卻見山旁豎著一個石碑，碑上刻著「虎彌鎖鑰」四字。暗付：字是虎披髮之形，必有緣故；卻想不出四字之義。收刀入鞘，獨立沉吟。正是：

凶應滅處碑呈象，功要成時夢獨靈。

總評：

尹德通、引得通也。尹德進，引得進也。巴者，把也。丙者，柄也。巴氏、丙氏，言把柄也。素臣要在此處得一把柄，四大戶歸心，非把柄而何？固非妄上名義者可比。

八色禮，便喜得屁出；五兩銀，便磕頭不迭，豈特苗婆愛財方肯如是？衣冠中類此者極多！財之一字，其權大矣。彼一擲百萬者，亦獨何心哉？

出雲北夫妻，離奇突兀，令人意想不到。

巴氏、丙氏拉手磕頭，頓氏獨抱胸還福；巴氏、丙氏見財即受，頓氏獨捨銀還主。豈特巴氏、丙氏，合峒之人，無不貪財，無不喪恥，而頓氏獨與相反；此中流一柱，作者之回狂瀾於既倒也。讀者參之。

頓氏係素娥之嫂，若不出色，何以襯托素娥？而合峒貪財喪恥之風，又急需中流一柱，故於表頓氏處，特與巴氏、丙氏相反以表之。此為雙管齊下之法。

雲北雲：「怪是這樣暑天，穿著幾層衣服沒半點汗兒！」數語微妙。否則，寶刀不能隨身，珠衫亦早覷破，不待下回解去外衣，脫下長衫，而後露出珠衫之袖也。

「出名的沈呆烏」，係合峒笑罵之語；卻正是特表，雲北非此不足為素娥之兄。

只一鍋粥，寫來機趣洋溢，如讀鳶飛魚躍之詩。活潑潑地，的是造棘猴神手。